

文化人类学视角下古凯尔特民族文化的多学科探究*

● 李 铁

(西安文理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研究及比较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区的文化异同,借以发现和归纳文化的普遍性及特殊性。从考古学层面来看,凯尔特人是世代欧洲历史上若干基于文化单元交往而生成的松散族群,属于古代型民族集团,它的各支系分别参与了后世欧洲许多民族的形成过程;从民族学的研究视角来看,凯尔特民族并不属于同一个种族,因其活动区域的差别导致彰显出不同的种族特征;从人类语言学角度来看,凯尔特人在当今则仅意味着一个语言集团。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古凯尔特人;英国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58(2009)03-0327-03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研究及比较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区的文化异同,借以发现和归纳文化的普遍性及特殊性。著名的德国语言学家诺德曾引用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北美人类学家迈克尔·亚格(Michael Agar)的观点,建议在处理民族文化问题上采取更灵活的态度和方法。^[1]本文正是在诺德教授的理论启示下试图以文化人类学的考古学、民族学与功能语言学等跨学科研究视角出发,考察凯尔特民族的历史流变,探讨凯尔特民族的多层次历史发展及其多方位现实影响。

一、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三个理论维度

在人类学包容的各种学科中,文化人类学可谓是影响最大的学科,西方学术界对它格外重视。在西欧,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是同义语。在美国被叫做“社会—文化人类学”。通常,文化人类学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遗传学等均有密切之关系。

而最先把文化引入人类学研究的是德国人 A·巴斯蒂安和拉策尔,从某种意义上讲,巴斯蒂安和拉策尔是文化人类学的开山祖。巴斯蒂安的《历史上的人》(1860年)一书,成为文化人类学诞生的标志。打开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著作可以看到:人类的社会体系、语言活动、婚姻制度、经济结构、风俗习惯、艺术、宗教等等都被雄心勃勃的文化人类学家划入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但应当指出的是,在文化人类学家眼中,所有这些可见的实际行为都只不过是人类文化信息的物质载体。文化人类学家关心的是隐藏在这些可见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与世界观,他们努力探索的正是这些文化内容的生成、模式与发展规律等问题。1901年,美国学者何尔默(N. H. Holmes)第一次将人类学分为体质、文化两个方面,指出了这门学科的两分支。这一划分沿用至今。因此,人类学传统上包括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而文化人类学则包含有三个分支:考古学(Archaeology)、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及民族学(Ethnology)。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结构可以概括

为下图。

人类学	体质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	考古学
		人类语言学
	民族学	

二、文化人类考古学与凯尔特民族文化的特点

从考古学上来讲,文化人类学的实践操作已经具有悠久的历史。考古人类学的族属研究注重考古学文化问题,其关键在于理解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中人群集团的历史真实。文化人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滥觞于古代希腊。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所著的《史传与地理学》一书被后来的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是第一部文化生态学或人类地理学的著作。

凯尔特人是欧洲历史上若干基于文化单元交往而生成的松散族群,属于古代型民族集团,它的各支系分别是后来欧洲许多民族的先祖与构成元素。这些族群与古代希腊罗马人共同构成了当今欧洲各民族的祖先。由于缺乏文字,有关凯尔特人自身历史的记述,除其部落制度下世代口耳相传的神话传奇和近现代陆续出土的考古发掘材料之外,主要仍仰赖于希腊罗马学者留下的作品。这就是说,对凯尔特人的了解主要依靠考古学等相关资料的证明。

考古学界对凯尔特民族的性质属性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有人明确称之为民族集团(a group of peoples),^[2]也有人认为它谈不上是一个种族(race)或部落集团(a group/tribes),而是一个语言集团(a language group)或一种语言。^[3]有人猜测,“凯尔特(Celt)的得名可能与一种类似斧、铤的史前砍凿工具 celt 或 selt 有关,^[4]因而他们擅长手工技艺和金属制作,使用那种古老的工具或已成为他们有别于其他族群的征和

* 收稿日期:2009-02-10

作者简介:李 铁(1977-),女,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人,西安文理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文化学研究。

标志。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凯尔特人分布范围广泛,名称各异。在希腊哈德拉发现的葬有凯尔特雇佣兵的墓地碑石上显示凯尔特人为“高卢人”(Galli)和“加拉太人”(Galatae),前者分布在今法国、比利时境内,德国西部和意大利北部,后者流散在小亚细亚一带。此外,今英格兰境内的凯尔特人叫“不列颠人”(Britons),在波希米亚又作“波伊人”(Boii)。^{[5]16}

凯尔特民族的古老文化遗存具有多中心、历史悠久以及文明交往范围广泛的特点。从目前考古资料的信息可以看出,凯尔特民族的文化遗存主要有钟形杯文化(Bell-Beaker Culture)、战斧文化(Battle-Axe Culture)、乌涅蒂采文化(Uneticean Culture)、瓮棺文化(Urnfield Culture)、哈尔施塔特文化(Hallstatt Culture)以及拉登文化(La Tène Culture)。这些文化中心历史悠久,最早的钟形杯文化与战斧文化约在公元前3000年中期到公元前2000年初。最晚的拉登文化的时间范围也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覆盖范围较广,包括伊比利亚半岛,中欧的匈牙利,斯洛伐克西部边界,摩拉维亚和捷克中部、西北部,德国中部的广大地区,中欧东部和意大利北部,西欧、北欧甚至东欧的乌克兰一带,今奥地利与瑞士境内的部分领土。

从考古遗存可以看出凯尔特民族文化文化中心并不是封闭式的自我发展,而是在同其他文明的交往中平稳发展。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凯尔特人的活动范围曾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再渐次缩减的变动过程。大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其地域扩张达于极点,他们广布于西起爱尔兰、不列颠,东抵喀尔巴阡山脉、波希米亚,西南至伊比利亚半岛,东南远达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辽阔区域内。各个文化中心也是呈扩散式的向周围辐射,推动欧洲的文明向前发展。如钟形杯文化文化的创造者已很重视驯养和役使马匹,对整个西欧的金属冶炼与金属制作技艺起了推动作用。乌涅蒂采文化人输出青铜器具,换回了爱尔兰的金,康沃尔的锡,波罗的海沿岸的琥珀、毛皮。^{[6]20-21}哈尔施塔特文化显示凯尔特人与希腊文明世界间已有贸易交往。拉登文化直接承袭了哈尔施塔特文化,同时也分别受到了来自希腊人、伊特拉斯坎人和罗马人的影响,与各地土著之间进行文化交融,由此而形成自己典型的文化风格。他们在制造工艺上创造性地利用了金属热胀冷缩的原理,以烧红的铁箍来紧固轮辋,使车轮既耐用又美观。

据考古资料显示,凯尔特人正是同周邻的日耳曼人、伊利亚人、利比亚人、伊比利亚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等民族集团的联系和文明交往中,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自己,建树起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三、文化人类民族学与凯尔特民族的生成与聚散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民族学涵盖面是十分广泛的,既包括了物质文化层面的内容,也包括了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还包括制度文化层面的内容。克拉克洪在《人类之镜》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将文化人类学定义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7]5}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更加关注其中最为核心的层面,即人们日常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及其行为规范。因为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一套价值观及其行为规范,都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

从民族学的研究视角来看,凯尔特民族并不属于同一个种族,因活动区域的差别而显示出不同的种族特征。从头型特征来看,凯尔特民族的种族结构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出土于今德国西南部一带的9个早期凯尔特人头盖骨中,1个是长头型,4个是中头型,4个是短头型。从波希米亚出土的27具男性头盖骨看,其中多系长头型,也有少量短

头型。在法国发现的有代表性的高卢人,多为中头型、中脸型、上缘窄鼻、中等身材的类型。不列颠的头盖骨亦为中头型,但似乎缺中东欧那种短头型的代表。^{[5]109}以上情况表明凯尔特人的种族特征并不是完全单一的,种族背景应属一混合型集团,这表明其族源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从古代文献中挖掘的信息可见,部分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在语言形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服装和武器类型等层面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其实,民族集团的形成,无论古代型还是现代型,其族源可能都是较为复杂的。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同流异源”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所以,作为一个分布地域广袤的古代民族集团,凯尔特人各分支间存在体质形态上的某些差异,也是不足为奇的。甚至迄今仍可见到遗痕,同为古凯尔特人后裔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相比,身高、白肤、金发者颇多,而后者则身矮、体壮、肤黧黑。

那么维系不同凯尔特人之间成为一个具有诸多共性的古代族群的纽带是什么呢?这其中包括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农牧业经济生活,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神话、风俗习惯、艺术旨趣、性格气质,以及在同其他族群的交往和后来反抗罗马的大起义中生发出的自我认同心理,其中宗教的作用特别突出。宗教信仰是凯尔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既表现出凯尔特人对于自身和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观念体认,从而映照出他们宏富的创造性想象力,同时也出于他们本身对精神慰藉的强烈需求。

凯尔特人的古代宗教以督伊德教而著称于史。其名得自于在凯尔特社会里享有特殊地位的祭司阶层“督伊德”(Druid)。督伊德的主要功能有主持祭祀(人祭),沟通人、神;解释神谕,预测未来;仲裁纠纷,维护和平;消灾祛病,净化心灵;传授知识,保护传统。^{[8]80-92}教义的核心是灵魂转世说,主张人死后灵魂不灭,由一躯体转投另一躯体。所以,凡有人病危,或将于战争中面临生命危险时,即由督伊德主持为其献人祭。其做法一般是将活人置于人形柳条笼内燃烧。被献祭者多为罪犯,也有无辜者或战俘的。

很显然,极富权威性的督伊德阶层的影响力,已非局促一隅,而是形成一种“跨部落集团”;督伊德教尽管还带有相当浓厚的原始崇拜的色彩,却已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展,演进为超部落的几乎所有凯尔特人的宗教,并在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督伊德教对于凯尔特人文化传统、风尚习俗、性格心理的成型,对于凝聚凯尔特人诸部成员,并将其与其他族群区别开来,无疑有着极深的影响。

从凯尔特民族的历史生成以及演化扩大的去向来看,其民族文化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点带面的扩散性。凯尔特民族从中欧腹地出发逐渐向外扩散性延伸,其范围包括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多瑙河、莱茵河上游今德国南部巴伐利亚一带,甚至还延伸到波兰与东欧等地。二是扩张的方式是流动式的武力掠夺。凯尔特人每逢遇有湿润丰腴之地,或征掠获胜,便定居下来;如若不适,即再举族迁移。

四、人类语言学与凯尔特民族文化遗存的影响

毋庸置疑,语言(Language)是人类文化行为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人类学家南达(S. Nanda)甚至说:“没有人类语言,人类文化即无法产生。”^{[9]20}人类学家历来关注语言的研究,他们认为语言是文化行为的一部分,在文化人类学的著作中,语言学往往被纳入文化人类学的范畴。纵观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语言研究的作用与影响显而易见。我们看到,文化人类学家对语言学成果的运用首先是功能主义的,即把语言研究作为研究人类文化的一种工具与手段。它旨在通过语言在社会交际中应实现的功能来描述和解释语言系统不同

层次上的各种特征。有关著作中多次提到研究者通过对亲属称谓词的分析来重构蒙昧、野蛮时代的婚姻、家庭进化史、文化传播主义的代表人物格雷布内尔(Fritz Graebner)在其《民族学方法论》中首次运用语言亲属关系研究的成果来确定文化区域,从而为文化要素与起源理论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文化人类学家对语言学研究成果的汲取还体现在方法论的引入方面。在语言学的影响下,文化人类学纷纷产生了一些理论流派:如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符号人类学(Semiotic anthropology)。

从人类语言学角度来看,凯尔特人是上古欧洲一个由共同语言和文化传统凝合起来的松散族群。当今欧洲自然已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凯尔特单一民族,有的只是作为古凯尔特人遗裔的、依然操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诸种方言的若干个新型民族,譬如爱尔兰人、盖尔人、威尔士人、布列塔尼人等。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凯尔特人在当今则仅意味着一个语言集团。凯尔特语言对英国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多层面、多维度,呈现出立体画的形态。

首先,在语言形式上,英国今天所讲的爱尔兰语、苏格兰语和威尔士语就是凯尔特语言的演变结果。凯尔特人有自己的语言,作为一个语言集团的凯尔特民族,语言因素在集聚这个族群中有着难以忽视的作用。随着原始印欧母语的分化,凯尔特语的音变逐渐完成。凯尔特语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大陆凯尔特语和海岛凯尔特语两大支系。前者已不存在,后者则指尚存于今天不列颠群岛及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语言。在一定意义上,凯尔特语实际上是有关凯尔特人共同来源的一条重要线索。凯尔特语经过代代相传相当一部分凯尔特词汇被英语借用,成为英语词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元17世纪,威尔士语言学家爱德华·鲁伊德在编纂一部语言学著作时发现,不列颠群岛上的爱尔兰语、苏格兰语、威尔士语和康沃尔语以及不列塔尼半岛上的不列塔尼语彼此之间存在共同的词根,于是,他借用乔治·布坎南的话,将这些语言统称为凯尔特语。从此,该术语一直沿用至今。^{[10][70-71]}

其次,海岛凯尔特语仍然存在不列颠群岛和不列塔尼半岛。海岛凯尔特语,亦称盖尔语(Gaelic language),包括古爱尔兰人讲的爱尔兰盖尔语(Irish Gaelic)、苏格兰人讲的厄斯语(Erse)即苏格兰盖尔语(Scots Gaelic)、盖尔人讲的盖尔语和皮克特人讲的皮克特语。后来,在大不列颠岛,爱尔兰盖尔语演变成了爱尔兰语,其余的则演变成了苏格兰语。这些语言它仍然作为一种富有表现力和民族性的语言用于下层人民的日常交流以及以他们的口语为基础的诗歌、报刊杂志的幽默和漫画栏目。作为凯尔特语系之一的威尔士语依然被居住在威尔士西部山区的兰彼德(Lampeter)、阿伯里斯特维斯(Aberystwyth)和其它一些地区作为第一语言来使用,人数大约为58万多人,占威尔士人口的20%。第三,凯尔特人的民族精神对现在英国民族性格产生了影响。古欧洲的文学艺术家对凯尔特人有过不少生动的描写,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这个族群鲜明的个性特征:悍勇刚烈、宁死不屈,将民族尊严置于个人生命之上。古凯尔特人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的精神在英国被后来的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北爱尔兰人所继承,并演变成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他们抵抗外族的入侵和楔而不舍地致力于恢复民族独立斗争中所表现的勇敢顽强精神明显带有凯尔特民族的印迹。第四,凯尔特音乐的特殊魅力。凯尔特民族是一个经过长期迁徙并不断被不同民族同化但却拥有特殊文化的民族,有着极强的民族凝聚力和无比乐观的精神。它沧桑的历史和远古的传说,个人漂泊中的机遇与错失、思念与遗弃,无一不深深地输入了凯尔特音乐的血液里。凯尔特民族被称为高贵的音乐民族,他们的音乐具有纯美、真挚的特色和浓郁的英伦气质。20世纪80年代凯尔特音乐席卷全球,小竖琴和风笛奏出的音

乐已成为连接不同地域凯尔特民族的文化纽带。典型的凯尔特风味是古老而源远流长,悲伤是凯尔特音乐的精髓。正如《爱尔兰民间音乐》作者写道:“爱尔兰的压迫者们给她留下的只剩下了音乐。”^{[11][9]}另外,使其音乐独具特色的还有一些独特的乐器:风笛、竖琴、曼陀铃、七孔竖笛和风笛等。爱尔兰音乐更加注重于情感的外露和奔,苏格兰音乐相对比较含蓄和内在,威尔士音乐不是很明显,这也是凯尔特民族地域风格的典型展示。

五、余论

凯尔特民族作为西方蛮族世界的一部分,在广阔的欧洲大地上长驱直入,畅通无阻,在文明交往史上流下了辉煌的篇章。凯尔特文化曾经横跨整个欧洲,其创造者是一群组织松散的贵族武士部族,到中世纪晚期,凯尔特文化衰退,后到欧洲大陆的边缘。失落的文明虽然在历史上沉寂无声了,但是其遗产仍然可以给今人以借鉴。

第一,从目前来说,凯尔特民族已经成为历史的永久记忆,但他们的语言、音乐以及深深渗透到英国民族骨子里的性格与精神仍在大西洋沿岸熊熊燃烧。凯尔特语作为一种消失民族的历史遗存长期流传下来,使凯尔特民族精神代代相传,从而也吸引着无数的研究者投身于凯尔特民族语言、文化、风情民俗等历史符号的探究。

第二,语言与英雄历史是凯尔特文化复兴的基石。除了语言以外,让威尔士的凯尔特人对家乡充满自豪感的是英雄辈出的历史。在威尔士,这种历史痕迹比比皆是:城墙围筑的市镇、没有房顶的教堂、雕有螺旋形图案的立石、神圣的水井、山上破败的堡垒,无不叙说着凯尔特人曾经主宰的过去。

第三,凯尔特民族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来源之一。关于西方文化的根源,一般流行的说法是“二希”,即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这种自近代以来几乎成为定论和常识的说法其实是一种笼统的“熟知”,它掩盖了另一条重要的文化根脉——凯尔特。20世纪的西方文化寻根运动终于把这个被主流意识形态的“熟知”所埋没的文明揭示出来,并在非常可观的程度上使之在当代文化中“复兴”。

《指环王》作者J.R.R.托尔金说:“任何凯尔特的事物,都是个魔袋,它可以包容任何东西,几乎也可以变出任何东西。”^{[12][16]}这些影像资料行为体实际上既是对西方主流文化的批判与对非主流文化的寻根激情,更是以童话的魔幻想象方式恢复出凯尔特信仰的灵性世界观。历史步履蹒跚的行走至今,凯尔特民族的昔日的物质实体已经难寻其踪迹,但有幸的是先进的多媒体科技将凯尔特民族精神留给我们,让人类进行意味深长的体会与回味。□

参考文献:

- [1][德]Christine Nord. 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 张美芳,王克非主,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 [2]Encyclopaedia Americana[M]. volume VI. Connecticut,1978.
- [3]New Standard Encyclopaedia[M]. volume III. Chicago,1980; Nora K. Chadwick, Celtic Britain, London, 1963.
- [4]Frank Delaney, Celts[M]. London, 1989.
- [5]沈 坚. 古凯尔特人初探[J]. 历史研究,1999(6).
- [6]Duncan Norton-Taylor, The Celts[M]. Holland, 1976. 20-21. 自沈坚. 古凯尔特人初探[J]. 历史研究,1999(6).
- [7]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 莉,译. 江苏:译林出版社,2002.
- [8]孙艳萍. 古代凯尔特人的祭司“督伊德”探析[J]. 世界民族,2008(1).
- [9]Fromkin, Victoria & Robert Rodman.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M].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3.
- [10]周巧红. 略论英国社会中遗留的凯尔特民族特征[J]. 社会科学辑刊,2006(4).
- [11]张 琛. 英伦三岛的民族之魂——凯尔特音乐(上)[J]. 乐器,2007(2).
- [12]汤姆·奥尼尔,吉登斯·查理. 凯尔特复兴[J]. 华夏人文地理,2006(3).